



坦帕素食节 民众踊跃学炼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吃穿住行的吃可谓是人类最重要的事了。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 素食为很多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为了健康, 也出于对动物的保护。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素食爱好者们在二零一零年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举行了首届素食节。

组织者也认识到健康是多方面的结果, 在地球节上对法轮功的理念有所认识的素食节组织者特别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

十月的坦帕已经不再是夏日的炎热。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坦帕周



佛州坦帕素食节上, 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

边上百英里外的居民参加素食节的活动。坦帕法轮功学员设置的展位以写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醒目横幅、丰富的展示, 悠扬音乐和平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 吸引了众多游客。

素食者中有很多人都有习练

瑜伽、太极拳和气功的经历。学员们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是高层次的修炼方法。动作至简至易, 既要炼, 又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心性上的提高。这是达到身心健康的根本。很多人尤其对法轮功精神方面非常感兴趣。当他们听到学员讲解

法轮功要求炼功的同时, 在每日的工作和生活中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心性要求时, 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来自佛州首府乔伊小姐向学员询问了那里的学员联系方式, 表示要学炼法轮功。

有不少游客惊异于法轮功的完全免费, 询问这桌上的各种资料是哪来的。学员告诉他们, 这次的活动是由当地的西方学员无偿奉献的, 包括摊位费用。他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 希望更多人有机会了解真相, 入道得法。(明慧记者刘武美国佛州报道)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我与村书记是兄弟关系, 我和妻子利用空余时间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起初由于他受中共的蒙蔽, 对我讲真相都是否定的态度, 但是我和妻子坚持长期对他讲, 他也碍于面子答应了退党。

然而法轮大法就是这样超常, 只要谁归正自己的行为, 脱离了邪党, 就会得到福报。

村书记在退党的那年冬天, 由于村里有人报复, 用利器将他的全部果树的主杆的皮剥掉一尺多高, 眼看着这几亩地的果树都要死了。我妻子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跟他讲, 让他看淡这些, 就做一下补救吧, 不要去找人家的碴。村书记就简单地包了一下。奇迹出现了, 第二年被剥皮的树一棵都没有死。

第二件事就是他的梨园, 他种了一亩黄金梨, 这一亩地在他退出中共后, 虽然被别人破坏, 仍然得到大丰收, 卖了一万多块钱。这在前些年是不可能的, 他深有感触地

丰收的梨园



说: “这是神给我钱!”

更为神奇的是第三年, 他种的梨树平时管理的时候喷洒农药, 防治病虫害。他由于在当中共邪党村书记时出了一次事故, 大脑留下了后遗症, 天热就头痛, 所以他的梨树就少喷了两遍药, 这样他的梨就得了病虫害。到了卖梨的时候, 他的梨人家就不要, 就没摘, 全在树上。等到别人家都卖完了, 他就与老伴准备挑好的摘一些卖。可到果园去一看, 所有有病虫害的梨都变成好的了! 把他俩高兴得就无法用

语言来表达;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梨不管你怎么摘, 就是不少。我去他家串门时, 他告诉我已经卖了很多梨了, 树上还不见少。等到秋后天已经冷了, 没办法, 就找了一些人帮助, 全都摘了下来。事后他由衷地对我说: “法轮大法就是好, 我是真服了! 我退党后真是得了福报了。”

这样得福报的事在他身上还有好几件, 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村书记的退党后得福报的事例告诉世人不要迷在邪党里, 继续为邪党卖命, 丧失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 失去美好的未来。请记住大法弟子传的真相, 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连载

做好人咋就这么难？

停止迫害



——通河县徐怀安、池清华夫妇被迫害事实（二）

（接上期）

迫害在持续——池清华再次被劳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河县国保大队队长刘培敏、王绍斌（音）伙同富林乡派出所曹万龙等人闯到徐怀安家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及大法书等私人物品，还有一个一千元的存折，池清华再遭绑架。

二零零六年一月池清华被劫持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关进万家劳教所，集训队队长吴洪勋、管教姚福昌和吴宝云等逼迫池清华放弃修炼，吴洪勋指使吴宝云强迫她写“三书”（所谓“悔过书”、“保证书”、“决裂书”）。当她拒绝恶警的指使时，恶警姚福昌和吴宝云把他推进一间小屋，将她的双手倒背戴上手铐，并用一根粗绳子拴在手铐上，将另一头套在屋上方的暖气管上，再把她的嘴用二寸左右宽的黄胶带绕头封了五、六层，把她的眼睛用一条围巾勒住，然后恶警用力拽那根绳子把她拽起离地大概有一米多高。顿时，那种疼痛让她撕心裂肺！

这种酷刑造成池清华的两眼视力模糊，一侧音带断裂，嗓子严重失音。一段时间后，她的一只胳膊变细，且经常发麻，后脖颈时常僵硬，内伤也很严重，睡觉只能仰卧不能侧卧，否则就喘不出气来。

更让池清华难以忍受的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折磨。

恶警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举着拳头搞所谓“宣誓”，说的都是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恶毒话，一天三遍，一个逼着说；逼唱歌颂邪党的歌，唱到恶警满意为止。有一天竟唱到晚上十一点多；强迫法轮功学员看用谎言编造的诬蔑大法、诽谤师父的录像；写所谓的思想“认识”和揭批法轮功的文章，逼迫法轮功学员对在内心最神圣的大法和师父身上抹黑；在身心遭受如此痛苦时还要被强迫背诵他们的什么“准则”与“规范”，稍有不从就酷刑迫害，无一幸免；搞所谓“一季一答”卷，内容十分邪恶，每次都一样，半年一进阶，进不了级就加期，反弹（又炼

法轮功了）更要加期，逼迫学员从新写“三书”。

为了提高所谓“转化”率，邪恶黑窝里规定把所有警察的工资和学员的“转化”率挂钩，每“转化”一个学员最少得奖金八百元。

二零零六年三月以后，在万家劳教所七大队大队长张波指使管教杨国红、常树梅逼法轮功学员从事长时间的奴役劳动，每天干活十六个小时以上，有时长达二十小时。

到期出来前，逼写所谓“改造总结”，要写对法轮功的认识，回家还炼不炼等。不“转化”就加期。放回家之前必须由公安局、“六一零”、乡派出所盖章，三个章都盖全了才放人。

家属去探视，也被逼着踩着师父的法像才能进门，并且要答侮辱大法和大法师父的问卷，他们满意了才能见到亲人。

在万家劳教所，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体罚方式有很多种：罚蹲、强制打针、警绳、电棍、夹子（夹手脚的），二十四小时两个包夹监视等等。恶警给满意的包夹加分（分多减期）。打骂更是常事。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残酷、方法之多是用语言无法说清楚的。

池清华回家后仍然受到非法监视，有时甚至上家蹲坑，电话被监控。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富林乡派出所副所长曹万龙和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徐怀安家中，没出示任何证件进屋就翻，犄角旮旯都翻到了，没找到任何所谓的证据和迫害的借口，才悻悻的走了。

在中共的恐怖下，做好人咋这么难？

徐怀安和池清华夫妇，和其他广大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只是为了身体健康，只是为了做一个好人，所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明白，在现在的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做好人咋就这么难啊？

大学教授传《九评》、劝“三退”

李文（化名）是东北某高校外语系教授，对大法非常认同，尚未走入修炼。他很爱和身边的大法弟子接触，见面就说：“大法弟子了不起，我最佩服你们大法弟子。”经常关切地问：“有没有人找你们麻烦？要小心。”还说：“不用怕他们，善恶自古必有报。”遇到熟悉的大法弟子，就问：“缺什么资料？我给你下载。”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李文不但自己看，还下载下来，给周围同事看。他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讲的都是事实。共产党就是个大邪教，干的坏事太多了，天要不灭它才怪。八九年“六·四”的时候我在国外，听到中共镇压学生，我就断定它太恶毒！从那以后，中共再说什么李文（化名）是东北某高校外语系教授，对大法非常认同，尚未走入修炼。他很爱和身边的大法弟子接触，见面就说：“大法弟子了不起，我最佩服你们大法弟子。”经常关切地问：“有没有人找你们麻烦？要小心。”还说：“不用怕

他们，善恶自古必有报。”遇到熟悉的大法弟子，就问：“缺什么资料？我给你下载。”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李文不但自己看，还下载下来，给周围同事看。他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讲的都是事实。共产党就是个大邪教，干的坏事太多了，天要不灭它才怪。八九年“六·四”的时候我在国外，听到中共镇压学生，我就断定它太恶毒！从那以后，中共再说什么都不相信了。它就会撒谎、骗人。”李文每天都用自由门上动态网。他还经常和同事讲《九评》，讲天要灭中共，劝同事退出中共组织，已经给很多人办了“三退”声明，用他的话说：“咋那么傻呢，跟它走能有什么好结果？快退了吧！”他还把自由门软件拷到优盘里，传给同事。

李文还给学生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的事实，中共邪教妖言惑众，教他们不要上当。他讲课风趣幽默，敏锐犀利，于情于理，同学们都很爱听。